

# 各大城市出租车上调燃油附加费

## “一元钱”难题何解

在国际油价震荡上行的背景下,各大城市出租车运价正迎来新一轮上涨,起步价、单价、燃油附加费等或“单项发力”,或“集体上调”。

“一元钱”该由谁出?出租车行业成本的上涨该如何分担?出租车经营权、资源性产品等长期垄断之下,“一元钱”困局如何破解?

▶6月5日拍摄的上海街头出租车,现行起步价为12元/3公里。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 出租车运价进入上涨期

纽约、伦敦油市价格的起起伏伏,牵系着万里之外中国各城市出租车计费器的跳动。在油价震荡上行中,在“运价油价联动机制”之下,4月至今各地出租车涨价潮已经袭来。

北京,燃油附加费增加1元;南宁,增至2元;上海将举行听证会,听证方案一是起步价由现行的12元/3公里调整为13元/3公

里,二是超起租里程每公里单价由现行的2.40元调整为2.70元;此外还将首次增设“燃油附加费”。

### 一元钱该由谁出?

从上海的调查看,“分担者”不外乎:一是乘客。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果上海出租车起步价从现行的12元增加到13元,超起租里程单价不变,客观而言,这个数字在消费者承受范围。

二是出租车企业。五年来,

上海出租车“份子钱”从每车每月10500元降低到8200元。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协会负责人陆骏说,目前上海出租车行业的“水分”已基本挤干。

三是政府。以上海目前的93号汽油价格每升7.79元计,每月对每辆出租车油价补贴1785元;上海目前有近4.9万辆出租车,每月补贴就近9000万元;即使油价暂时不上调,每年财政负担也超过10亿元。

### “一元钱”困局的祸根?

其一,有无可能彻底解决“份子钱”问题?中国社科院曾有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出租车行业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和巨额资金,且政府收到的税金比公司收入少得多,只要管理方法得当,“出租车行业可以个体化”。

上海市交通港口局负责人提出,出租车行业个体经营者难以承担重大交通事故等风险,而且更难以管理,将出现“既管不住人,也管不住车”的被动局面。

其二,如何消除油价上涨中的“不公平因素”?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认为,下游的价格透明,而上游定价却不透明。破解出租车终端“被动涨价”问题的关键,是理顺上游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其三,能否增加乘客等公共因素对油价、运价调整的“话语权”?经济学家曹和平指出,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常由于偶发因素说涨就涨,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无法监督,更无法否决,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据新华社电

## 部分城市保障房开工率不到三成

按照计划,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10月底前全部开工。但从部分城市今年以来保障房开工从情况来看,成绩并不乐观,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上海动迁房开工50%以上,经适房项目约完成25%的开工计划。截至5月下旬,江苏省45万套保障房任务总体开工率约为30%。截至4月底,重庆已开工20.4万套,占年度保障性住房建设总量的41%;浙江省18.5万套保障房任务目前已开工6.16万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33.2%。另外,北京新开工建设、收购保障性住房20万套以及深圳开工建设7.3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计划,目前执行情况也并不乐观。一位专家估计,整体来看目前仍约有七成保障房没有开工,资金短缺是最大障碍。

预计下半年各地将逐渐迎来开工高峰期,但资金难题依然是制约保障房建设的一大障碍。 新华社

## 江西抚州临川区委书记区长被免职

记者4日晚从抚州有关部门获悉,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刁东森当日被免职。抚州市市委常委、宜黄县委书记李智富调任临川区区委书记,临川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方百春代理区长职务。

5月26日上午,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行政楼、临川区行政楼东边广场先后发生三起爆炸,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在爆炸中当场死亡。

据悉,5月21日晚,钱明奇在微博中称:“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原纪委书记刁东森(现任区长)在2002年5月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准),克扣征地拆迁款约计1000余万元以奖金私分,给我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据《北京晚报》

## 带头殴打出勤巡警 纪检干部被免职调离

近日,河北省河间市“纪检干部带头殴打出勤巡警”事件引起河北有关部门重视,河北省纪委、省公安厅联合成立督导组进驻河间现场督导调查工作。6月4日,根据调查结果,河间市委对当事人邢富强作出免去现任职务,调离纪检监察机关,并予以全市通报批评的处理决定。

当地媒体报道,5月27日,邢富强妻子在饭店就餐时与服务员发生纠纷,河间市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出勤时,遭到一方当事人、河间市纪检干部邢富强的殴打。随后,邢富强的十余名同伙将巡警一路追打。民警身体多处受伤,警服被撕扯烂。

鉴于邢富强身为纪检干部,未能有效制止其妻与服务员之间的口角冲突,并对王润泽有过激行为,给纪检干部造成恶劣影响,河间市委决定,报沧州市纪委同意,免去其现任职务,调离纪检监察机关,在全市通报批评。 新华社

# 哈药总厂排放硫化氢气体超标千倍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位于哈尔滨城区西南部,它所释放的臭味影响范围波及周边的高校、医院和居民区,而且由于药厂位于哈尔滨的上风口,有市民反映在离哈药总厂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臭味。而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甚至10年不敢开窗。从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网站上,我们看到它始建于1958年,现在年销售额近50亿元,位列全国医药“百强企业”。这样一个企业为什么排放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呢?日前,记者设法进入了哈药总厂进行调查。

### 臭味从何而来?

记者在哈药总厂的院内,看到的是烟雾缭绕,并且散发着非常大的恶臭,还可以看到水面上漂着这样的气雾,味道非常大。

记者几次深入哈药总厂厂区调查,了解到产生臭味的主要

原因是药厂青霉素生产车间发酵过程中废气的高空排放,以及蛋白培养烘干过程和污水处理过程中,无全封闭的废气排放。两年前,黑龙江省多位政协委员曾就此问题联名提案,并提供了对药厂相邻区域空气质量检测的结果,发现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均超过国家恶臭气体排放标准。据记者了解,废气排放严重超标,长期吸入可能导致隐性过敏,产生抗生素耐药性,还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呼吸道以及眼睛刺激等症状。

### 废水排向哪里?

哈药总厂给周边提供的东西,不仅来自空中,还有来自水里的。在哈尔滨的城区有一条30多公里长的河沟,名叫何家沟,记者顺河道上游而下,当河水流经哈药总厂之后,水质却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青白色河水变成了

土黄色,而且散发着非常刺鼻的臭味。记者顺着何家沟进入厂区,发现了污水排放口。在排污口,记者取了水样到环保部门进行检测。

哈药总厂是以生产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药物为主,其中青霉素类的生产属于发酵类制药。而国家对发酵类制药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有着明确规定,于是记者将水样送到具有检测资质的相关部门进行检测,其检测参考值表明:哈药总厂排污口色度为892,为国家规定限值60的近15倍。排污口氨氮为85.075,是国家规定限值35的两倍多,排污口COD为1180,是国家规定限值120的近10倍。其实在哈药总厂内部是有环境监测部门的,为什么对排污口的水质严重超标熟视无睹呢?记者调查后发现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因检修并未完全启动。

### 废渣如何处理?

除了废气废水之外,哈药总厂部分废渣,也就是固体废弃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记者顺着哈药总厂的排污口,沿着何家沟向下游几百米,发现岸边就是哈药总厂的制剂厂,从网站上我们查询到它主要以生产头孢类药物以及保健品为主。记者在制剂厂厂区内,看到一个搭建的所谓的焚烧炉,里面有大量的废渣在燃烧,而且这个废渣可以直接排到旁边何家沟里面去。

制剂厂职工告诉记者,废渣里啥都有,车间垃圾全往这儿倒,包括盐酸、硫酸、制药用的原料等。

哈药总厂的水陆空立体排放,并没遮遮掩掩,也非一朝一夕,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事儿,应该谁来管。

据央视《朝闻天下》



# “五一口号”多党合作里程碑

## 标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共领导

们知道你们一定是红军!”“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

“这让父亲感到灵魂深处从未有过的震撼。”胡世华说,父亲在晚年回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时曾坦言,“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宪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各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这一号召经由新华社电波传出的时候,无数像胡厥文一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纷纷响应。

“发布‘五一口号’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教授李金河说。

1949年9月21日晚7点,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伟大时刻。肩负协商创建新中国历史重任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9月30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新华社电

**SUNING 苏宁电器**

**苏宁维修**

来苏宁 享受阳光服务

**五大优势·放心不止一点点**

专业自营 明码实价 持证上岗 透明消费 技术精湛

维修品类: 电脑\手机\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灶具\小家电

**空调服务项目**

维修\移机\充氟\净洗\保养\更换支架\增值产品销售与服务

http://www.cnsuning.com 请认准苏宁电器唯一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365-365

苏宁南京地区手机、电脑、小家电维修网点  
新街口3C服务网点  
淮海路88号苏宁电器大厦  
山西路3C服务网点  
山西路8号苏宁电器  
大厂3C服务网点  
大厂区长冲街88号

在位于北京天坛附近的家中见到记者时,81岁的胡世华刚刚为父亲扫墓归来。

他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赫赫有名的老工商业者胡厥文。朴素的客厅里,一张胡厥文与毛主席握手的黑白照片,常常勾起胡世华对父亲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交往的回忆。

胡世华说,1932年,身为商会商界代表的胡厥文带领一支考察组前往陕北的一个贫困小山村走访。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护送考察团的军队,以为又是来欺负老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家出逃。为了解情况,胡厥文一行四处寻找百姓,只找到3名行动不便的老人。

当胡厥文拿出酒菜,邀请老人们一起边吃边聊时,一位老人突然放下手中的酒杯,郑重其事地问道:“你们是红军吗?”

听到胡厥文否定的回答,三位老乡摇了摇头,笃定地说:“我